

## 題目：走過布祐瑪

很難想像山的另外一頭竟是如此靜謐，炊煙裊裊如紗輕掛在那魁梧的山頭上，雞犬相聞放諸皆草。那裡的空氣只有樹染過，草落款過還沒有工業潑墨渲染開來。初聞之既可以透入脾肺使人忘憂，讓人多想逗留，看似美麗的桃花源等到生活這裡的小孩慢慢地茁壯時他們才知道那是烏托邦世界，一個黑暗時會令人慘綠無措的地方。

長年住在西部的我們鮮少回東部，上次看到堂兄妹的事已經被歲月悄悄地推開了七八年，堂兄妹之間的親情也如紙鷂斷線般剩下的只有模糊的記憶以及陌生的人影，但是父母每回東部就吵的情形依然深烙在我腦海中，父親總是每回輒醉，每醉必忘歸。父親總是躊躇滿志地想回鄉母親卻認為那是金錢的無底洞一但深入口袋的重量就會隨之遞減，那裡是少有商業活動的地方一個落後西部近十年的國度，母親兩手拎著許多菜嘴裡叨唸著家庭經操著鹿港的口音一路從楓港唸到大武再從太麻里唸到卑南，父親不語一路上只是顧著看外面的風景，有時後經過金崙的時候父親會往山頭望去指著山上一處微深綠的地方對我們道那是外太祖父的居住地。卑南族是母系社會自然而然對我們來說那就是我們祖先居住的地方了，金崙…一個讓我肅然起敬的地方那是我們南族的第一哨站隱約中可以想像當年外太祖父當卑南王時在此駐兵指揮的情形。

祖父生了十一個小孩父親排行第二，最小的姑姑與我差四歲可是我堂哥卻大我姑姑兩歲，小時候回東部時我跟姑姑彷彿是姐弟般我靦腆地躲在小姑姑的後方她拎著我的小手看著長輩們流觴交錯小姑姑似乎不喜歡這幕場景在她美眸多了一層憂慮或許她不明白為何她的哥哥們如此愛喝酒，我也不明白為何父親跟伯父叔叔們為何喝酒後音量會變大，只是我們兩個心中的疑問沒有得到太多的解答小姑姑就逕自把我帶往牧場方向。

牧場後方那排高山是我最愛凝望的地方，納山聳峻地像勇士，像月神派來保衛族人的使者，像對族人傳道的天使，像孕育萬物的女神從嬌柔美豔到孔武有力個個佇立於牧場後方兩眼睥睨著這片草原，小姑姑說，翻過那排山頭就是我故鄉了雖然我回到家時都發現山已經悄悄地退到地平線盡頭但是小時候的我總是相信翻過那山頭就可以小姑姑玩要去，姑姑們年紀跟我們比較貼近每次回東部都會有固定一個叔叔或者伯父被姑姑們纏住有時候是我父親被硬是拉去十里外的小雜貨店等到每人手上都拿到不能再拿時候才開心的被帶了回來有次我看到三叔被姑姑們帶了回來卻不見他面有愠色反而他多買了些許煙火大夥兒笑了…今晚又不得安寧了。

又過了不知幾寒暑姑姑們也都各自有了家庭我也退去那稚氣的面孔，看著小姑姑我們之間多了隔閡以及羞赧之情家族也大了許多小孩子們一下子暴增兩倍

祖父母腦中的記憶卡早就已經開始衰減現在硬是要灌入這麼多子孫的名子根本是難上加難，但是無論如何祖父母總是記得我的名子甚至對我比其他小孩還要好，記得祖父曾經騎車載著我繞莊每遇到認識的人都會指著我說：「這是我孫子！」回來時候我爸跟我說在這大家族裡面只有三個人坐過我祖父的車一個是我祖母另外一個就是我爸爸然後我，原因是我爸是全村庄當時唯一考上高中的人而我是我爸唯一的兒子說起來也算沾上父親一點光，祖母還曾經為我穿上勇士服那件衣服除了我祖父誰也沒動過也不敢動過，就這樣替我穿上讓我姐直呼男女歧視，其實在祖父母眼裡那深植的觀念早已經拔不去了所以孫子成為他們眼中的寶但是我父親卻從來不偏袒或許老一輩的觀念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吧！再過了些年小姑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小時候我總是覺得小姑姑不像我姑姑打死都不肯叫她姑姑直呼她的綽號有時索性直接叫名子讓父親不知道訓斥千百回，但是她懂得，那是我怕輩分之間的隔閡因為我始終當她是個小時後的玩伴小姑姑不介意，現在她真的是我姑姑了回去的時候我站著遠遠的，等四下無人時候她慢慢走到我身旁我羞赧地道出一聲姑姑，她笑著對我說：「你終於叫我姑姑了！」

文獻上記載乾隆年間卑南王助退林爽文餘孽敕令「卑南大王」從此以後族人原本的「布祐瑪」這個名稱已經被卑南二字取代，父親跟我們說我們是南王後代不可以不知道布祐瑪這三字，我不懂布祐瑪但是我知道那就是這塊讓人入迷的世外桃源，昔日國民政府來台徵收山地族人為此大動干戈祖父的家產也在這時被完全充公，民國四十八年「金門八二三砲戰」祖父許多族人受到徵招齊赴國難，戰事結束唯獨祖父存活受贈紫色勳章但是我在祖父的眼中從未見過他在幼時被國民政府所戕害的恨意卻見他心胸坦然的為國為民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南王本色這就是布祐瑪族人，儘管漢人如何以番字羞辱到了國難之際仍然曉以大義走過布祐瑪看見的是族人純真的笑還有那清涼的風藹藹的雲，這片仙境就連陶潛看了也想移居，徐霞客走過都會停步的地方、酈道元經過也會暫時擱筆：可是在凱因斯的眼裡那裏可能就是人間煉獄無論世人的眼光如何布祐瑪依然不改她的風韻安靜地睡在那…